

哈利看病记

◆ 根 荣

哈利是我家的一条狐狸犬,已11岁了,据说狗的11岁相当于人的70岁,狗也如人类,进入老年,毛病开始多起来了。最近,我发现哈利肛门周围有一硬块,去年也发生过这个情况,结果开刀切了一个瘤,今年又发生了。我带它去顽皮宠物医院诊治,医生说,只有再开刀去除瘤子,同时最好做一个去势手术。因为这个病的原因是公狗体内的雄激素影响,如不做去势,肛周瘤还会反复发作。去势是专用词,俗话也就是公狗阉割,这让我很纠结,哈利平时很威武,它常常在小区的草地上雄赳赳、气昂昂地来回奔跑,为了一只发情的母狗会和其他公狗打架,它的威武因此在小区的狗群里有点名气。我咨询了好几个养狗朋友,有的说,不行,去了势,会灰溜溜的,一点没劲;有的却说,它不需传宗接代,为了健康,应该做。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后者。

做手术那天,我对哈利特别好,早上给它吃了一小块它特别喜欢吃狗零食“哑铃球”,又带它去会了几只雌狗朋友,看它们在草地上追逐得疯狂,我想以后它也许再也不会对雌狗有兴趣了。然后带它到医院,上午11点,手术开始,半个小时后,哈利做完手术,但还在麻醉状态中,我在观察室陪它,抚着它雪白的毛,轻声对它说着话,我想它应该感觉到我的关爱。养狗养到今天,我才明白哈利已不是一条狗了,它已是我们家庭中的重要一员。我真不知以后哈利要走的那天,我该如何面对。

观察室里除了哈利,还有三条狗在挂水。我问了一下情况:一条西施狗是肾结石,它的主人在观察室守护了两天两夜。一条贵宾犬胸部有肿块,已做切除手术,病理切片拿到国外去鉴定了,主人说,它的狗龄已13年,前后生病一直在宠物医院看,已花了很多钱。最令人难受的是一条大型母犬,剖腹后,医生发现是胃癌后期,已无法手术清除,只能重新缝上。看它躺在病床上特别乖,一动也不动,隔一段时间,主人会抱它下地,它就去室外小便,回来再躺下挂水。我问主人,何不在它麻醉未醒时,安乐死算了。主人说,不忍心,因为老公儿子还在外地,想见它最后一面。这几条狗虽然生病,但特别幸福,因为它们都拥有一位尽责的主人。

再说哈利,一个月后,哈利的伤口已长好,依然活泼可爱,见了小区里的公狗照样打架逞能,只是对发情的母狗不再感兴趣。手术后,胃口特好,大概是没了思春之苦吧!



吉娃娃是我家的一条宠物狗,刚出生才两个多月就到了我家。那时的它只有十多厘米长,比一只老鼠大不了多少,我喜欢把它放在手心里,享受着它那柔顺的短毛,粉嫩的皮肤,带着暖暖的体温,在手心里缓缓蠕动的美妙感觉。我为它制作了一个非常舒适温暖的小窝,就放在朝南的房间里,每天按时给它喂食,心里从此多了一份牵挂。从神态上看,它应该是吉娃娃和京巴的串种,美誉为“混血儿”。因为混血所以特别漂亮:一身洁白发亮的短毛,眼睛又大又黑,水汪



施云桂镇江古桥摄影选

失落的鸟笼 ◆ [江苏·滨海]张卫荣

一年前,我曾经养过两只虎皮鹦鹉。鸟笼和两只虎皮鹦鹉是朋友送给我的,朋友说,两只鹦鹉刚刚进入成年期,这种鸟虽然性子烈,不好驯服,却颇皮着呢,除了主食吃谷子,别的菜呀、水果啥的,都肯吃,很好养的。

有了朋友的鼓励,我开始试着与两个小家伙交朋友。先仔细观察鸟的长相,它们额头有一块鹅黄色区域绒毛,头顶及全身分布很多灰、黄、绿相间的斑纹;黑黑的小眼珠滴溜溜转,很有神;钩状的喙呈蜡黄色;肉色的脚爪子看上去很锋利。我试着把手指伸进鸟笼,却被其中一个小家伙上来就是一口,虽说不是太疼,但能感觉到它对敌意。我跑到花鸟市场买了一斤专

供鹦鹉吃的谷子。回到家,刚将谷子添进鸟食杯里,它俩的头一下子扎进鸟食杯里,刷刷刷,只见谷壳四处飞溅,一会儿工夫,食杯里的谷子便减去了大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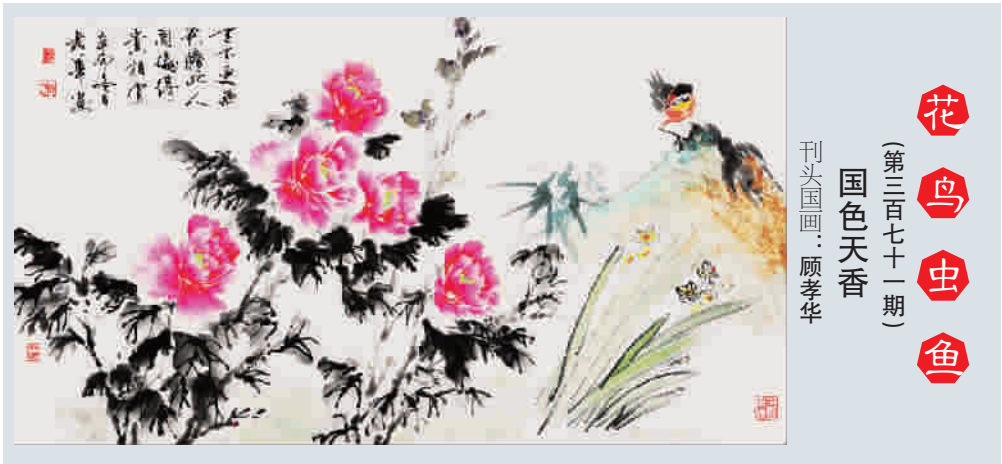
冬天到了,怕把鹦鹉冻着,晚上,我用一条厚厚的围巾把鸟笼裹起来,清晨再揭开来,中午,我把它们放在有阳光的地方,和它们一起晒太阳,逗它们玩。但是,与它俩相处好久了,它们却一直对我存有戒心,我的手一伸进鸟笼,它们就用喙来啄我,且比开始的劲头还大。我总在想,等时间长了,它们会怀着友好的心情接纳我这个朋友的。

可那天出事儿了。我下班回家,到阳台上一看,鸟笼的门儿大



开着,鸟笼空了!我当即傻了眼,这俩没良心的家伙,与我相处了一年的时间,竟毫不留恋我对它们的爱,就这么悄无声息地逃跑了!我检查家里的各扇窗户,除了我的卧室一扇窗户开着,其他都关着呢!它们怎么知道家里有一扇窗户开着呢?至今让我百思不得其解!

鹦鹉双双飞走了,我伤心了好长一段时间。从那以后,这只鸟笼便一直搁置在阳台的这个角落里。也曾想再买两只鹦鹉,转瞬又打消了念头。它们是属于大自然的精灵,天空才是它们真正的归宿。



洛阳牡丹香满城 ◆ [河南·洛阳]黑白



歌之声相闻”。看到游客们在四月洛阳的大街小巷上扛着枝枝娇艳盛开的绢花牡丹,一脸喜悦的时候,我不禁会心一笑,看来,爱花之俗,古今皆然啊!

这时,你就会埋怨罗隐写牡丹“任是无情也动人”真的有失公允,谁说牡丹无情?若是无情怎会开得如此娇媚灿烂?若是无情怎么开得这么风华绝代?若是无情怎会开得这般艳冠群芳?虽然雍容华贵,她仍然害羞着,含着情,带着笑,迎接四海宾客,八方亲朋!她是亲民的公主,倔强,内敛,高雅,而又善解人意,懂得怎样把最美丽的一面展示给每一个喜爱她的人!此时,你会对生于斯,长于斯,终老于斯的洛阳人心生羡慕,能与古色古香的洛阳相伴,能与千娇百媚的牡丹相伴,真是上天的恩赐,莫大的荣幸。



开门,它看见我先愣了,眼睛睁得又大,接着嗓子发出了哽咽的声音,马上冲过来围着我又蹦又跳,那雪白的尾巴像扇子似的摇个不停,浑身都颤抖着,那不是紧张,也不是害怕,而是看到亲人的兴奋和激动。它仿佛是在笑,又或者是在哭。我们不能用语言沟通,但我们的心灵在此刻彼此相通。

“性情中狗”——吉娃娃 ◆ [江苏·镇江]赵世萍

汪的,还是双眼皮呢。两只耳朵向上竖立着,英姿飒爽,纤细秀美的四肢,跑起来煞是可爱。

娃娃的智力可不差,用我父母的话说,除了不会说话,什么都懂。它的性格很特别,多愁善感,爱憎分明。举个例子吧,它很善于观察,很快就知道了家庭中每位成员的角色,孰轻孰重,拎得可清了。它最亲近的是我老爸,因为他最宠它;其次

是我,我是它的恩人,对它有知遇之恩,让它有个温暖的家;还有我姐姐,每次从苏州回来都会爱抚它一番;最不幸的要算我妈了,原因是她不喜欢狗,视娃娃为畜生,经常呵斥它,所以娃娃见了她总是不屑一顾,不理不睬。

娃娃是个“性情中狗”,可重感情了!一次,我外出旅游半个月,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娃娃。推

参加云南澜沧江畔的花溪笔会,到瑶乡采风,惊奇地发现,山区很多人家,竟豢养巨蟒作宠物,参加笔会的室友少数民族作家阿惠,他家就豢养着一条6米多长,叫小黑的巨蟒。

澜沧江畔举行的盛大“牡瑙摆”(泼水节)结束,我就随阿惠去他家乡。他家在西双版纳腹地瓦卡山区,一处修篁翠竹掩映中的小洋楼,三面是油棕,悬着累累果实的椰子树和榴槿树,屋前围着的竹篱笆上,攀满荆条花,如朝霞一片。篱笆门打开了,我跟着阿惠刚要进门,一条巨蟒,守在椰树下,巴斗大的脑袋,虎视眈眈地盯着我,大嘴巴吐着红艳艳的信子,我吓得惊叫一声,转身想跑,被阿惠一把拦住了。

“别怕!这是我们家养的大蟒小黑,它不会伤人的。”

阿惠说着在黑蟒头上轻轻拍拍,黑蟒乖乖地“咝溜”一声,就窜到高高的油棕树上去了。我跟阿惠进门,见椰子树下睡篮里,阿惠的侄子睡得正香。当地习俗,寨民豢养大蟒作为宠物,用来看家护院,防盗贼。平时妇女出门劳动,孩子留在家中,有巨蟒守护。阿惠告诉我:家养蟒蛇性温驯,也同其他宠物一样通人性,不会伤害人。晚饭后,热情好客的阿惠一家,在院子里摆着方桌,桌上放着山栗,花生,大家围坐边吃边说话。我回屋里拿出从上海带去的糕点和小礼品。分发完小糕点,一转身,“妈啊!”小黑不知什么时候,已蹲在我后面,脑袋快要贴近我的背脊。旁边阿娇拍拍逼近的小黑,笑着说:“啊哟!怎么忘了我们小黑呢。”我慌忙把一包饼干往它面前一扔,小黑叼起饼干“咝溜”一声,已蹿上了高高的椰子树。

第二天,小黑对我渐渐改变态度,眼神不那么咄咄逼人,有时还很友好地想靠近我,把巴斗大的头朝我点点。一次,我和阿惠从外面采风回来,小黑第一个在门口迎接,亦步亦趋地紧紧跟在后面,我禁不住,伸手去拍拍它的脑袋,它腼腆地低下脑袋,然后腾地窜开,转眼已上了椰树,我们终于成了好朋友。

我那天离开,阿惠一家站在家门口,向我挥手告别。我突然想起小黑,从车窗往外看,只见小黑高高盘在椰树上,摆着巴斗大脑袋,也像在为我依依送行,我心头顿时涌动一股依恋别离的惆怅情怀。



在父母相继住院的那段日子里,它变得沉默、忧郁,甚至胃口也不香了。但当我拿起它的专用袋准备带它去医院时,它会激动地冲进袋里。见到躺在病床上的老爸时,它会发出呜咽的声音,会用脸颊磨蹭老爸的手,好像在说:我想你!我想你了!

今年是娃娃来我家的第十个年头,折算成年龄的话它也应该有70岁了。是的,它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,不必想得太多,珍惜相处的每一天,最重要的是好好爱它,也享受它带给我们全家的快乐!

大蟒小黑

◆ 郎慕中